

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。自汉光武刘秀中兴的公元25年~220年的195年间,华夏大地进入军阀混战、群雄割据时期。

乱世出豪杰,时势造英雄。“江山如此多娇,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”在那风云际会、豪杰并起、群雄争霸的岁月,时代的弄潮儿一个个粉墨登上历史舞台,施展自己的政治报复。商水县袁老乡袁老村的袁氏家族,尤其是东汉司隶校尉、渤海太守、冀州牧、邺侯、讨伐董卓盟军主袁绍,更是内中名垂青史的翘楚。

豪门世家育俊杰

袁老村袁氏是东汉的世家大族,奠基者是袁良,兴族者是袁安。

自汉武帝推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后,儒学盛行。被誉为群经之首,大道之源的《易经》,备受时人推崇。至东汉时,孟喜、梁丘贺、施仇等研究《易经》的学派应运而生,社会影响颇大。精通孟喜学派的袁良生逢其时,以孝廉入仕,汉平帝时,被举荐为太子舍人,官至武昌令,年迈告老还乡,回到故里陈郡阳夏县(今太康县),死后葬于该地。

袁良子袁昌,移居汝南郡汝阳县(今商水县)袁老村,系商水县袁氏一世祖。袁昌一生不仕,大约40岁左右病逝,葬于袁老村,现在村西南那座高大的土冢,就是袁昌的坟墓。

袁安葬父兴族的故事这样讲:袁安的父亲袁昌逝世后,袁安遵母命,寻访葬父的风水宝地。在袁老村西南头碰见三个书生,向他问去哪里,袁安如实相告。三个书生指着漕河边一处称作金滩的地方说:“把你父葬于此处,你的家族就会子孙昌盛,世世为贵公。”袁安按照三人的指点葬父,后人果然人丁两旺,名人辈出,成为东汉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族。

袁安,字邵公。自幼聪颖好学,继承祖父袁良的学问,为人仗义,沉稳有威望,深受乡邻尊敬。袁安最初担任县衙里的功曹吏,总揽众事,公正无私。有一年,天降大雪,地上积雪丈余厚。县令外出察看灾情,见家家户户都扫雪清路,出门谋求食物。惟有袁安家门外,积雪封门,无路可入,以为袁安已经被冻死,忙命人扫去积雪,破门而入。进屋后见袁安卧睡在床,县令问他为何不出门乞食,袁安答:“如此恶劣的天气,大家都是一冷又饿,怎忍心再去打扰别人呢。”

“嗯!清贫而有操守,凡事先为他人着想,实在难能可贵。”县令十分赞许袁安这种贫贱不能移的高尚品德,遂热心相助,推举他为孝廉,袁安由此步入从政之路。

袁安为官清廉、正派,持重严谨,断狱公平;不畏权势,勇于直言;京师肃然,名重朝廷,深受皇上器重,屡获升迁。永平三年(公元59年)二月,任郎中;永平四年(公元60年)十一月,任侍书谒者;永平五年(公元61年)正月,任东海阴平县长;永平六年(公元66年)二月,任东平县令;永平十三年(公元69年)十二月,拜楚郡太守;永平十七年(公元73年)八月,征拜河南尹;建初八年(公元82年)六月,拜太仆;永元二年(公元90年)五月,拜司空;永元三年六月拜司徒,登上他人生的巅峰。永元四年(公元92年)二月十四日(4月9日),袁安在洛阳逝世。

袁安的妻子先袁安而亡,葬在故里袁老村袁昌墓旁边。袁安在遗令中对三个儿子安排后事说:“我充任宰相,应当陪葬山陵,不能归葬家乡的墓地。你们的母亲已先葬于祖坟了,如果鬼神有知,应当留下她奉陪先人。如果鬼神不知,那就不用麻烦再迁她的坟墓。”三个儿子遵嘱,丝毫没有违背袁安的遗令。

袁安的后代诸秀,一个个都非常了得。袁安的长子袁褒,汉和帝时任郎中;次子袁京,官至蜀郡太守;三子袁敞,官至司空。

袁安的孙子辈中,袁褒之子袁著,为郎中;袁京长子袁彭少承父业,官至光禄勋、议郎;袁京次子袁膺,官至司徒、太尉,封安国亭侯,卒谥号康。

袁安的曾孙辈中,袁彭长子袁盱,官至光禄勋;袁彭次子袁贺,官至彭城国相;袁汤长子袁成,官拜左中郎将;袁汤次子袁逢,世袭袁汤爵位,官至司空、执金吾,卒赠车骑将军,谥号宣文;袁汤三子袁隗,官至太尉。

袁安的玄孙辈中,袁盱之子袁遗,官至山阳太守;袁贺次子袁忠,曾任沛国相,东汉末年避乱交趾,后被征为卫尉,可惜未到任去世;袁逢之子袁基,世袭父亲爵位,官至太尉;袁逢嫡长子袁术,汉末群雄之一,后称帝,建号仲氏;袁逢庶出子、过继给袁成为子的袁绍,官至濮阳长、司隶

宗亲、幽州牧刘虞为帝。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,父亲刘舒曾任丹阳太守,刘虞通过举孝廉担任曹吏,因能履行职务而获升为都吏,后因累积政绩迁为幽州刺史。任幽州刺史期间,他为政宽仁,安抚百姓,主张以怀柔政策对待当地的游牧民族,深得人心,在鲜卑、乌桓、夫余、濛貊等少数民族间具有颇高威望,百姓对刘虞评价极高。

岂料,人各有志。当袁绍,韩馥以关东诸将的名义,派遣原乐浪太守张岐拜见刘虞,道明袁、韩的打算后。刘虞几乎是不假思索,就断然拒绝。在他看来,汉室衰颓,人怀异心,尤其不能失节。袁绍仍不死心,又请他领尚书事,然后按照以前的制度加封其他人,同样被刘虞拒绝。

请不动刘虞,袁绍突然萌生了自立的念头,但无奈自己仅占据渤海郡弹丸之地,军饷甚至还要靠冀州郡韩馥接济,区区八县,无法坐大。就在这时,谋士逢纪献计,建议攻取冀州道:“不据一州,无以自全。仰人鼻息,靠别人资助,将军终难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。冀州充实,可据此地,再图发展。”

袁绍苦笑道:“冀州兵强马壮,我方粮少兵弱,奈之若何?”其实,袁绍早在讨伐董卓时,就已对冀州垂涎三尺。他曾向曹操透露自己的战略设想:“南据黄河,北阻燕代,兼戎狄之众,南向以争天下。”逢纪“呵呵”一笑,和盘托出自己的设想道:“这有何难!韩馥平庸,素无主见。将军可暗中约公孙瓒率领军队南下,韩馥得知后必然惧怕。这时,将军再派机巧善辩之士,对韩馥陈明利害,讲清祸福,劝其归附将军,不怕大功不成矣。”

袁绍采纳了逢纪的建议,随即写信给公孙瓒,煽动其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,出兵威胁冀州。韩馥迎战大败,慌了手脚。见火候已到,袁绍派外甥高干、幕僚荀谌充当说客,到邺城劝说韩馥说:“公孙瓒乘胜南下,诸郡望风而降;袁车骑也领兵到了延津,他的意图难以预料。将军面临两支大军夹击的危险,我们很为将军担心啊!”

韩馥吃惊地问:“那我该怎么办呢?”

荀谌问:“您觉得自己在宽厚仁爱、人心所向方面,比起袁绍来怎么样?”

韩馥答:“我不如他。”

荀谌又问:“在临危不惧、智勇过人方面呢?”

韩馥答:“我不如他。”

荀谌接着又问:“在世代施恩、天下景仰方面呢?”

韩馥答:“我不如他。”

荀谌接着又问:“在世代施恩、天下景仰方面呢?”

荀谌接着又问:“在世代施恩、天下景仰方面呢?”